

## 故乡的味道

一天,我独自坐上西去的列车。在卧铺车厢里,一位中年男人隔着一张小桌子坐在我的对面,他小心翼翼地从我对面的麻布提包里掏出一碗泡面,离开座位去取热水。

我盯着窗外的田野发呆。不一会儿,中年男子捧着冒热气的泡面回来,把泡面放到小桌子上,全然不顾我正把手搭在小桌子上,眼睛望向窗外。

不知是泡面的热气给我的眼镜片哈上了气,还是我的眼睛已经湿润。我看向中年男子的时候,他犹豫了一下,低下身子在床铺下面的麻布袋子里翻找,这回拿出来的是煎饼和一瓶肉酱。他把瓶盖打开,我闻到了很浓的黄豆酱香味,喉咙不自觉地吞咽了一下。那是一种久违的香味。曾经每次假期结束返校的时候,母亲也会特意为我做一瓶肉末豆酱带在身边。

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的失态,把脸再次转向窗外。或许是见我始终一言不发,中年男子把装煎饼的袋子往我这里送了送,说:“要尝尝吗?是我娘亲手做的,不是外面买的那种。”他问这话时,眼神大大方方,给人一种很亮堂的感觉。

我问:“不是应该有大葱吗?”我的意思是,煎饼卷大葱,书上不都是这么写的吗?没想到他立马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学生,用手指了指上铺,小声说:“在包里呢!我来时说不带,怕到了车厢里味道大,我娘偏要给我带上。”说着,他把口袋特意开大一些,让我可以看到里面用薄塑料袋装着的青白大葱。

我抿嘴笑笑,心里却有个声音跃跃欲试。应该是看出来我心里所想,他把煎饼又往我这里送送,甚至推到了小桌子的这一边,说:“尝尝看,味道很好的。”“那我



不客气了。”说完,我揭起一张薄薄的煎饼,一股浓郁的粮食香味立马进入我的鼻腔。我指指大葱,问:“可以吗?”他笑了:“你不介意就好。”

煎饼是用小米面烙的,咬一口,地道的粮食香混着浓烈的大葱味,夹杂着黄豆酱的香味,很快在胃里占据了上风。食欲打开了,语言功能也仿佛受到了某种召唤,开始滔滔不绝。交谈中,我得知他跟我同去同一个城市,不过,他是回乡,而我

是奔赴。

其实,他已经在外省站稳了脚跟,父母也被他接到了身边,老家的亲戚大多在外地打工,照理说他可以不回来。但他说:“人跟被风筝线牵扯着一般,哪怕就是回来看看,站在熟悉的土地上,仰头望望这片天空,呼吸呼吸熟悉的泥土气息,整个人就像重新活了过来。”原来,故乡的味道就是一根看不见的线,走得再远,一入口,就牵你回家。

高绪丽/文

## 想走多远

儿时的记忆里,每次下大雪的清晨,母亲都会早早地喊我们起床。

“快,起来扫雪了。”母亲喊出这一声就意味着昨晚下了大雪,我们立马就像弹簧般蹦了起来。清理雪,应该是所有清理中最有诱惑也最快乐的事。从大雪中开出一条路,对孩子们来说应该是最有成就感的劳作吧。我很喜欢扫雪,仿佛小小年纪的我也可以干出惊天动地的事。

家里的雪被我们兄妹们扫完了,已经扫到了巷子里,我们总会问母亲一句“扫多远”。母亲的回复从来不变,总是笑着说一句:“想走多远就扫多远。”

可不,自己的路,不就是由自己的双脚所掌握吗?想走多远就扫多远,为了自己,也方便他人。若干年后,我常想起母亲的话“想走多远就扫多远”——梦想总能牵引着我们,永不停歇。

笃行/文



## 小温暖

阳光和煦,春风拂面,我和孩子在田野里放风筝。细线在掌心轻轻颤动,彩色的风筝乘着风,一点点向天空攀升。千米开外是铁路高架桥,远方一辆动车飞驰而过,白色的车身在阳光下闪着光,



转瞬便掠过桥面。孩子仰起小脸,问我:“爸爸,这辆车是去哪儿的呀?”

我故作深沉,思索了两秒,回答道:“不是去繁华的武汉,就是去热闹的上海。”话音刚落,又一辆反方向的动车呼啸而去,我主动指着车影,对孩子说:“这辆是去温柔的成都,或是火辣的重庆。”

孩子瞪大了眼睛,露出无比崇拜的神情:“爸爸,你好厉害呀!”我呵呵一笑,感觉内心暖暖的,之后对孩子实话实说:“爸爸只是根据动车行驶的方

向,还有这条铁路沿途的主要站点,猜测出来的。至于它具体开往哪一站,爸爸也不知道。”

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,依旧认真地看着我,语气坚定:“那爸爸仍然很厉害。”看着他天真而纯粹的模样,我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生活也大抵如此吧,虽看不清终点,却能顺着方向,心怀期待,一路前行。而那些不经意间的温暖与陪伴,便是人生途中最值得珍藏的风景。

董川北/文

## 迎送之间

宋仁宗庆历八年,黄河发生决口,河北70万灾民背井离乡,涌向京东。当时被贬官的富弼在青州听说后,连忙张贴榜文募集粮食,运往各灾区散发,帮灾民渡过难关。事后,百姓们纷纷称颂他的功绩,富弼就是这么一位为国为民的好官。

当时青州有一位老先生叫谷雨太,学问大,非常有名。富弼来青州一年多后,才抽出时间去拜访他。谷雨太听说富弼大人来了,没有出去迎接,而是斜靠在

床上,和富弼聊了好久,两个人相聊甚欢。最终,谷雨太也没有出门送富弼。

不久,富弼被调走了,继任者是王大人。王大人是一位武将,脾气暴躁而且有些贪,因此民怨很大,他也来拜访谷雨太。谷雨太听说王大人来了,赶紧让孙女搀自己出门,下台阶相迎。

把王大人迎进门之后,谷雨太在偏座相陪。王大人滔滔不绝,说自己的功绩和对当今局势的看法,谷雨太唯唯诺诺地答应着,就这样

过了一个时辰。王大人要走,谷雨太让孙女搀着自己,送出大门外。

回来后,孙女非常不解,问谷雨太:“爷爷,前段时间富大人来,你却靠在床上,走时也不送。今天,这个王大人来,你下台阶迎接,走时送出门外,难道王大人比富大人尊贵吗?”孙女小嘴微撇,眉头拧成个疙瘩,一边给爷爷捶着腿,一边不住地拿眼瞟着门外,仿佛那王大人留下的尘土味儿还没散尽。

谷雨太笑了笑说:“恰

恰相反。富大人是正人君子,来我这里是想真心交流,我体弱多病不用受礼节束缚,可以坦荡交流。富大人让我尊重。而这个王大人胸无点墨,非常注重外表浮夸的东西,根本不是来交流的,我只有做得谦卑,他才会满意。其实,我最看不起王大人。”

尊重不是形式,而是灵魂深处的共鸣。越是对你客气,说明关系很一般。但往往肤浅的人,很注重这些。

任万杰/文